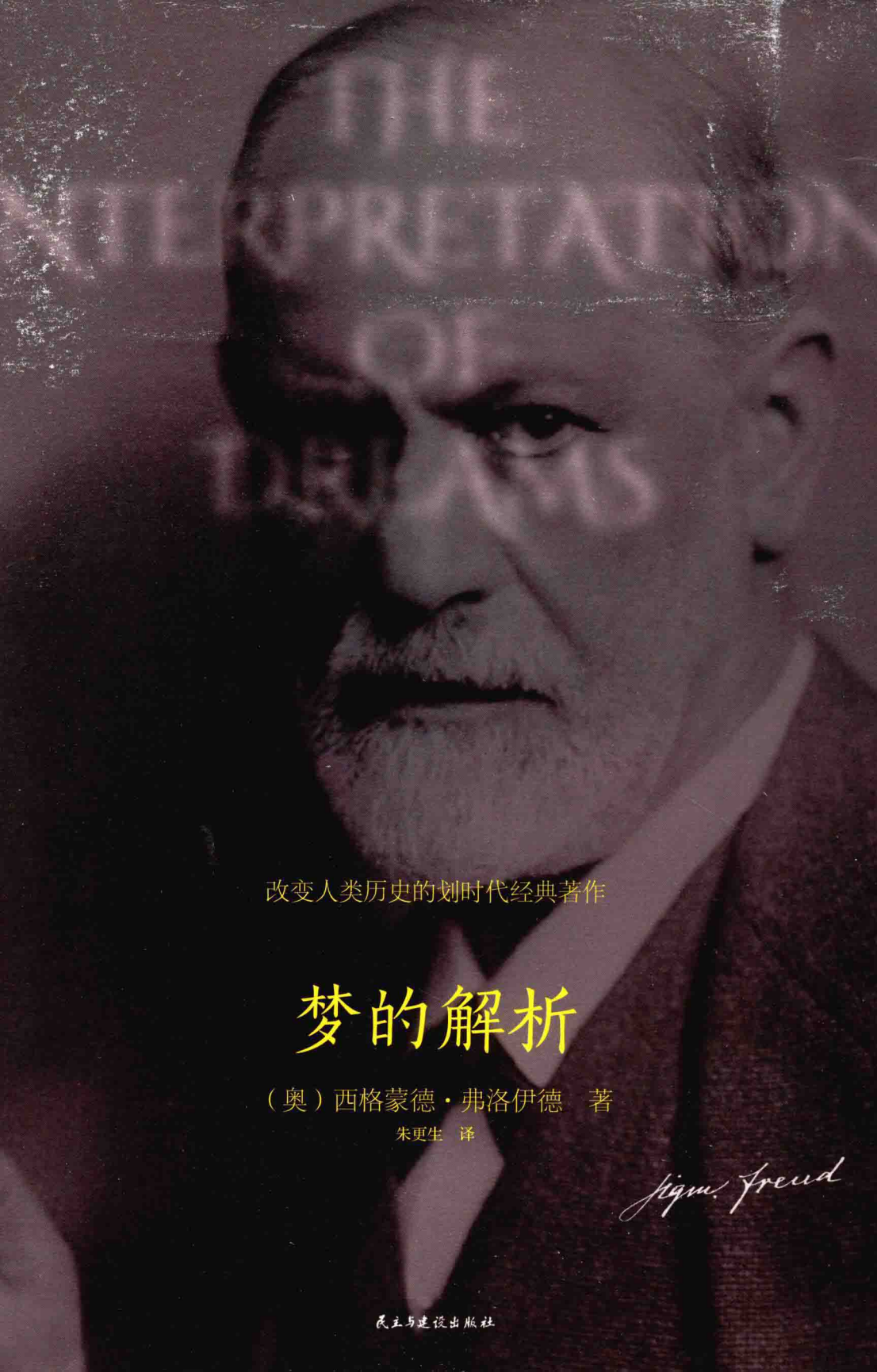




改变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经典著作

梦的解析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朱更生 译

Sigmund Freu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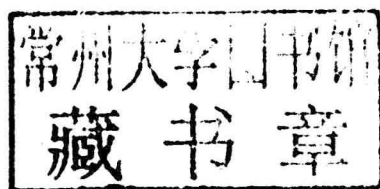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朱更生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著 ; 朱更生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39-0726-2
I. ①梦… II. ①弗… ②朱…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4211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

梦的解析

出 版 人	许久文
责任编辑	李保华
整体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102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726-2
定 价	39.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梦问题的学术文献 / 1

梦问题的学术文献 / 1

甲、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 5

乙、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 8

丙、睡梦刺激与睡梦的根源 / 16

丁、为何苏醒后遗忘梦 / 30

戊、梦的心理学特性 / 33

己、梦中的伦理感情 / 45

庚、梦理论与梦的功能 / 52

辛、梦与精神病之间的关系 / 60

1909年补充 / 64

1914年补充 / 66

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对一个梦模式的分析 / 67

第三章 梦是遂愿 / 84

第四章 梦的歪曲 / 92

第五章 梦材料与梦来源 / 112

甲、梦中近事与无关紧要之事 / 113

乙、作为梦来源的幼儿期 / 129

丙、躯体性的梦来源 / 150

丁、典型的梦 / 164

第六章 梦的工作 / 188

- 甲、压缩工作 / 189
- 乙、移置工作 / 207
- 丙、梦的表现手段 / 210
- 丁、顾及可表现性 / 229
- 戊、梦中通过象征来表现其他典型的梦 / 236
- 己、例子——梦中计算与言语 / 274
- 庚、怪诞的梦——梦中的智力表现 / 289
- 辛、梦中的情感 / 313
- 壬、继发性整合 / 332

第七章 论梦过程的心理学 / 346

- 甲、对梦的遗忘 / 348
- 乙、退行 / 361
- 丙、关于遂愿 / 373
- 丁、通过梦唤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 387
- 戊、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压抑 / 396
- 己、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 409

附 录 弗洛伊德偏重或者相对详细论述梦主题的著作 / 417

第一章

梦问题的学术文献

在以下几页里，我会证明存在能够使人解梦的一种心理技巧，在应用此种操作方法时，任何梦都被证明是富有意义的心理产物，在可说明之处，可以把这种产物列入清醒时的内心活动。我还将尝试阐明那些过程，梦的奇特性与面目全非起因于它们，我还将从这些过程中推断心理力量的性质，梦来自这些心理力量的共同作用或相互作用。只要到了那一步，我的阐述就会中止，因为它将到达一点，在这点上，做梦的问题必将融入更广泛的问题，必须借助别的材料来开始解决后者。

我先概览先前诸位著作者的功绩及学术界中梦问题的现状，因为在论述过程中，我将不会常有契机回到这点上来。因为尽管有几千年的努力，对梦的科学理解仍鲜有进展。这点被著作者们公认，所以，列举各种意见就显得多余。我在书末附上了著作的目录，在那些著作里，可以找到许多对我们的主题有启发性的评论与极有意思的材料，但没有什么或者少有什么涉及梦的本质或者最终解开梦的一个谜团。当然更少有什么变成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的知识。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梦在原始民族那里可能得到何种理解，它对原始民族关于世界和心灵观念的形成可能发生何种影响，这是具有高度趣味的主题，我只好不情愿地把它从这个语境的探讨中排除。我提请注意卢伯克爵士、赫·斯宾塞^①、爱·伯·泰勒^②等人的知名著作，我只补充说，在我们完成呈现在眼前

①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译注

②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1831—1917），英国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译注

的“解梦”任务后，我们才能把握这些问题与推测的影响程度。

史前对梦的见解的余音显然是古典时期各民族评价梦的根据。^①在他们那里的假设是，梦与他们所相信的超人性质的世界有联系，会从诸神与魔鬼方面带来启示。此外，他们不禁想到，对做梦者而言，梦会有意味深长的意图，通常要对他预示未来。然而，梦在内容与印象上的迥异却使人难以对它做统一的理解，而迫使人根据梦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形形色色的区分与分类。在古典时期的各个哲学家那里，对梦的评价当然并非不依赖他们一般说来愿意承认的占卜术的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两部探讨梦的著作里，梦已经成为心理学的客体。我们听说，梦并非神赐，没有神性，却可能具有魔性，因为自然的确有魔力，而非神性；即梦并非源于超自然的启示，而是产生于当然与神性有亲缘的人的精神规律。梦被界定成睡眠者只要睡眠就有的心灵活动。^②

亚里士多德了解梦样状态的若干特点，如梦把睡眠期间出现的小刺激重新解释成大事（“人们相信，哪怕只有这个或那个关节发生微不足道的升温，蹈火就会变热”^③），他从这种特性中得出结论，即梦很可能把白天未曾注意到的体内开始变化的先兆泄露给医生。^④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人认为梦不是正在做梦的心灵的产物，而是来自神灵的灵感。而我们在估价梦样状态时会发现随时存在的这两种对立的潮流，在他们那里已经产生作用。人们区分出真正、宝贵的梦，把它们赐予睡眠者，是为了警告他或者对他预示未来，人们把这些梦与空洞、虚幻与虚无的梦区分开来，后者的意图是把睡眠者引入歧途或者使他陷入沉沦。

格鲁佩（《希腊神话与宗教史》，1906年，第2卷，第930页）^⑤复述了依据马

① [1914年附注：] 以下根据比克森许茨的仔细描述（《古典时期的梦与解梦》，柏林，1868年）。

② [《论解梦》，第2章，由H.本德尔德译，1855—1897年，第73页，还有《论梦与解梦》，第3章，出处同上，第69页。]

③ [《论解梦》，第1章，出处同上，第72页。]

④ [1914年附注：] 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其名著的一章中论及梦与疾病的关系。[德译本，《论梦》，1962年；亦见《古老的治疗学》，X（出处同上）。]

⑤ [此段1911年作为脚注附上，1914年收入文本。]

克罗比乌斯^①与[出自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鲁斯^②的这样一种划分：“人们把梦分成两类。一类应该只受当前（或者往昔）影，对未来却无关紧要；它包括失眠，直接再现已有的想象或者其对立物，如饥饿或者解饿，包括幻象，幻想般地扩展已有的想象，如梦魇。另一类却被视为决定未来；属于这一类的有：（1）在梦中接受的直接预言（神的回话、神示）；（2）对面临事件的预报（视力）；（3）象征性的、需要解释的梦。该理论历经许多个世纪得以保存。”

与这种对梦的易变估价^③相关的是“解梦”的任务。因为人们一般期待梦有重要的启迪，但并非直接理解所有的梦，无法知道，一个特定的费解的梦是否确实预示着意味深长之事，启发人去努力，这种努力可能用一种明晰又意味深长的内容来代替梦的费解内容。在古典后期，出自达尔迪斯的阿特米多鲁斯被视为解梦最大权威，其详尽的著作[《梦的解析》]必定把内容相同的散失著作补偿给我们。^④

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古人对梦的见解必定与其全部世界观完全一致，其世界观惯常作为现实投射到外界，这只在内心生活内部有现实性。这种对梦的见解还考虑主要印象，清醒状态通过早晨剩余的对梦的回忆得到主要印象，因为在这种回忆中，梦装扮成陌生之事，仿佛源自另一个世界，跟其余的心理内容相反。此外，如果认为关于梦的超自然来源的学说在我们的时代缺乏拥护者，那就错了；所有虔信派与神秘主义作家除外——他们确做对了的是，只要以前扩展的超自然领域的剩余部分未被自然科学的解释占领，就占据它们——，人们也还遇上了感觉敏锐、对一切冒险离奇之事反感的男人，在宗教上，他们信仰超人精神力量的存在与介入，试图将其宗教信仰恰恰依托在睡眠现象的不可解释性上（哈夫纳，《睡眠与做梦》，1887年）。某些哲学家学

① 马克罗比乌斯约公元400年前后的拉丁作家、语法学家与哲学家。——译注

② 阿特米多鲁斯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占卜家。——译注

③ [本段于1914年添加。]

④ [1914年附注：] 中世纪解梦的进一步命运见迪普根（《中世纪作为医学—自然科学问题的梦与解梦》，1912年）处与M.弗尔斯特、戈特哈特（《中世纪梦书》，1912年）等人的特别研究。述及犹太人解梦的有阿尔莫里尔、阿姆兰、勒温厄（《犹太文献中的梦书》，1908年）以及新近顾及心理分析观点的劳厄（《在塔木德与拉比文献评价中梦的本质》，1913年）。传授阿拉伯解梦认识的有德莱克斯尔（《艾哈迈德的梦书：对一篇校勘文本的序言与验证》，1909年）、F.施瓦茨和传教士特芬克德伊，传授日本解梦认识的有三浦（《论日本的解梦》，1906年）与井薰（《日本的解梦》，1902年），传授中国解梦认识的有塞克（《关于梦的中国观点》，1909—1910年），传授印度解梦认识的有内莱莱因。

派、如谢林追随者重视梦样状态^①，这是梦在古典时期没有争议地具有神性的一种清晰余音，关于梦的预知性力量、预示未来的力量，探讨也未结束，因为心理学的解释尝试不足以解决积累的材料，尽管每个致力于科学思想方法者有同感，明确倾向于驳回此类说法。

要写作我们对睡梦问题的科学认识的历史，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这种认识尽管在个别处可能变得富于价值，但在这种认识中，却觉察不出沿着某些方向有进展。没有形成可靠结果的基础，下一个研究者本来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而每个新的著作者都重新并且如同从源头再度着手同样的问题。如果我想遵循著作者们的时间顺序，摘录报告各个著作者对做梦问题表达过哪些观点，那我就得放弃勾画对睡梦认识现状的明了全貌；我因此宁可把描述与主题而非与著作者相连，我会在每个睡梦问题上列举，文献中用来解决睡梦问题的材料中记下了什么。

但因为我未能成功地掌握这个题目上如此分散并且蔓延到其他事物上的文献，只要我的描述中没有丢失基本事实、没有丢失重要观点，我就不得不请我的读者满足于此。

直到不久前，多数著作者都发现自己有理由在同一关联中论述睡眠与做梦，通常也要补充对相似情形的评价，这些情形延展到精神病理学里，著作者们还补充与梦类似的事件（诸如幻觉、幻视等）。而在最近的著作中，表现出的追求是，保持对主题的限制，比如把出自梦样状态领域的一个单独问题作为对象。我愿把这种变化看成一种信念的流露，即在如此模糊的事物中，只能通过一系列细节研究获得澄清与一致。我在此能够提供的不过是这样一种细节研究，别无他物，而且特别具有心理学性质。我鲜有契机致力于睡眠问题，因为该问题本质上是个生理学问题，虽然在睡眠状态的特性中必定同时包含了针对心理系统的机能条件的变化。那就是说，连睡眠文献在此也不在考虑之列。

① [弗里德里希·谢林是十九世纪流行于德国的泛神论“自然哲学”的主要代表。——弗洛伊德常常回到梦的神秘意义这个问题上。尤其比较《讲座新系列》，第30次讲座]。

甲、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苏醒者的质朴判断假设，梦——就算它并非源自另一个世界——还是使睡眠者神游了另一个世界。我们要感谢旧日的生理学家布尔达赫^①对睡梦现象细致而感觉细腻的描写，他用一个常说的句子表达了这种信念（《作为经验科学的生理学》，1838年，第499页）：“……白天的生活连同其努力与享受、喜悦与痛楚从不重复，不如说，做梦意在让我们摆脱它们。即使我们整个心灵被一个对象充满，即便深切的痛楚撕裂我们的内心或者一项任务占用了我们全部的精神力量，梦或者给我们全然异样之事，或者它从现实中只把个别要素取到其组合中，或者它只步入我们情绪的调子并象征现实。”——伊·哈·费希特^②（《心理学：关于人自觉精神的学说》，1864年，第1卷，第541页）在同一意义上直接言说**补充梦**并称它们是精神的自愈特性的神秘善事之一。^③——在有理由被各方尊重的关于梦的本性与形成的研究中，L. 施特吕姆普尔也在相似意义上发表意见（《梦的本性与形成》，1887年，第16页）：“有谁做梦，就背离了清醒意识的世界……”；（出处同上，第17页）：“在梦中，就清醒意识有秩序的内容及其正常状态而言，记忆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出处同上，第19页）：“心灵在梦中几乎无回忆地与清醒状态的常规内容与过程离析……”

绝大多数著作者却对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持相反的见解。哈夫讷如是说（《睡眠与做梦》，1887年，第245页）：“首先，梦延续清醒状态。我们的梦始终衔接着不久前曾在意识中的想象。仔细观察将几乎总会发现一条线索，梦在其中与前日的经历挂钩。”魏刚特（《梦的形成》，1893年，第6页）直接反驳上面引述的布尔达赫的说法，“因为可以经常、似乎在绝大多数梦里观察到，它们把我们恰恰带回习惯的生活，而非让我们摆脱它。”莫里用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言说：“我们梦见我们所见、所言、所愿或所作所为”；耶森

① 卡尔·弗里德里希·布尔达赫（1776—1847），德国生理学家。——译注

② 伊曼努埃尔·哈特曼（海尔曼）·费希特（1796—1879），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普·费希特（1762—1814）之子，思辨有神论代表。——译注

③ [此句于1914年添加。]

在其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试论心理学的学术根据》，第530页）中说得更详细：“梦的内容或多或少始终取决于个性，取决于年龄、性别、地位、教育程度、惯常的生活方式并取决于整个迄今为止生活的事件与经验。”

哲学家J. G. E. 马斯（《试论热情》[第1卷，第168页与第173页]）最不模棱两可地对此问题表态^①：“我们最炽热的热情指向我们最常梦见的那些事物，经验证实我们的这种说法。由此看出，我们的热情必定影响我们梦的产生。好胜者（或许只在其想象中）梦见争得的或者尚待争得的桂冠，而热恋者在其梦中忙于其甜蜜希望的对象……如果被随便一个理由激发，潜藏于心的所有感官欲望与厌恶就可能导致与它们结伴的想象成梦，或者这些想象介入已有的梦。”（由温特施泰因告知，《梦中遂愿的两个例证》，1912年）

关于梦境对生活的依赖性，古人想得没有二致。我引述拉德施刀克（《睡眠与梦》，1879年，第134页）：薛西斯^②在其远征希腊之前被好主意分散了他的这个决心，却一再被梦激励做此事，明事理的老解梦者、波斯人阿尔班达就中肯地告诉他，梦象大多包含人清醒时就思考之事。

在卢克莱修^③的教喻诗《物性论》中，可以找到这一处：

精神上最热心致力于何种事务，
或者之前情感在何事上停留最多，
理智在此上面花费更勤，
同样之事惯常在让我们在梦中遇见。
法学家撰写法律并实施诉讼；
统帅们治军血战……^④

西塞罗^⑤（《论占卜》）与晚得多的莫里所言很相似：“……但尤其在心灵中，我们醒着时想过、干过的那些对象的残余辗转嬉闹。”^⑥

① [此段1914年添加。]

② 薛西斯（约公元前519—前465年），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国王（公元前485—前465年）。——译注

③ 卢克莱修（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译注

④ K.L.冯·克内贝尔译成德文，1831年，第2版，第142页。

⑤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演说家、雄辩家、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古典学者。——译注

⑥ G.H.莫泽译成德文，1828年，《论占卜》，第二篇，第67页。

关于梦样状态与清醒状态关系的这两种观点的矛盾似乎确实不可解决。因此，回想起F. W. 希尔德布朗特的阐述（《梦及其用于生活》，1875年，第8页以下）是适宜的，他认为，梦的特性除了用“一系列〔三种〕表面激化为矛盾的对立”外根本无法作别的描写。“构成这些对立的**首个对立**的一方面是梦与现实的、真正生活的**极端离析或隔绝**，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始终**伸入**另一个、一个始终依赖另一个。——梦是与清醒地经历的现实彻底分离之事，可以说，是一种自身密封的实存，被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与现实生活隔开。梦使我们脱离现实，抹去对我们身上现实的正常回忆，把我们置于另一个世界、置于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后者其实与现实生活经历毫无瓜葛……”希尔德布朗特随后详尽阐明，我们整个存在连同其生存形式如何随着入睡“如同在一扇不可见的升降门后面”消失。比如人家于是在梦里航行前往圣海伦娜，为的是给在那里被囚禁的拿破仑用摩泽尔葡萄酒提供点美味。人家将会受到这位前皇帝最亲切的接待，几乎很遗憾看见这有趣的错觉因醒来而受干扰。现在，人家却把梦境与现实相比较。人家从未是葡萄酒商，也从未想成为葡萄酒商。人家从未航行过，绝少会把圣海伦娜作为这样一次航行的目的地。对拿破仑，人家绝不抱有同情之意，而是怀有爱国主义的深仇大恨。而且尽管如此，拿破仑死在岛上时，做梦者还根本不在生者之列；与拿破仑建立个人关系在可能性范围之外。所以，梦中经历似乎是在两个完美相配又相互延续的生活阶段之间插入的陌生之事。

“而尽管如此，”希尔德布朗特继续道（出处同上，第10页），“同样真实、正确的是表面上的**对立面**。我的意思是，与这种隔绝或者离析携手而行的却还有最密切的关系与联系。我们简直可以说：不管梦提供什么，它取材于现实与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借助此现实而展开。……无论梦以此做得多奇特，它其实还是从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其最精深、最滑稽的产物所借用的原料必定总是或者来自感性世界中在我们眼前出现之事，或者在我们清醒的思路中以某种方式已经找到其位置，换言之，来自我们在外部或者内心已经经历之事。”

乙、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组成梦境的一切材料，以任一方式源自所经历之事，也就是在梦中被再现、回忆，这点至少对我们而言，可以被看作没有争议的认识。不过，如果假设，作为所作比较的显而易见结果，必定毫不费力地而产生梦境与清醒状态的这样一种关联，就会是一种迷误。不如说，必须注意寻找这种关联，它会长期隐藏在一连串情况中。缘由在于一些特性，记忆力在梦中表现出这些特性，尽管普遍得到注意，它们迄今为止还是避开了任何解释。值得费力深入估价这些特点。

首先发生的是，在梦境中出现一种材料，人们在清醒时就不承认它属于其知识与经历。人们清楚地回忆起梦见过相关之事，但回忆不起来，经历过它、又是何时经历过。人们于是一直不清楚梦汲取了何种源泉，而可能试着相信，梦有独立所做的活动，直到很长时间后，一种新经历带回对先前经历已经不抱希望的回忆，进而揭示梦的来源。于是，人们就得承认，在梦里知道、回忆过的事，避开了清醒时的记忆力。^①

德尔伯夫出于其自己的睡梦经验讲述了一个这类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他在梦中见到其它院被雪覆盖，发现两只小蜥蜴半僵地埋在雪下，他这个动物之友拾起它们、焐热并送回归它们所用的断壁残垣里的小洞。此外，他给它们塞了小蕨的几片叶子，蕨长在墙上，据他所知，它们很喜欢小蕨。在梦里，他了解了植物的名字：*Asplenium ruta muralis*。——梦于是继续，在一个插曲后回到蜥蜴身上，让德尔伯夫吃惊的是，梦显示了两个新的小动物，它们到剩余的蕨上大吃。于是他把目光转到旷野上，看见第五、第六只蜥蜴走上通往墙上孔洞的路，最终，整条道路布满一列蜥蜴，都朝同一方向移动。

德尔伯夫的学识在清醒时只包括少量拉丁文植物名，不包含*Asplenium*的知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不得不确信，这种名字的一种蕨类确实存在，卵羽

① [1914年附注:] 瓦希德还声称，常常被注意到的是，在梦里比醒着时说外语更流利、更纯正。

铁角蕨？^①是其正确的名称，梦对此名称稍作变形。人们可能不会想到是偶然的重合；但对德尔伯夫来说仍然莫名其妙的是，他在梦里从何得知铁角蕨属^②这个名字。

这个梦发生于1862年；十六年后，这名哲学家在他探望的一个友人处看见带有干花的一本小纪念册，在瑞士某些地区，这些花作为纪念品出售给异乡人。一种回忆涌上他的心头，他打开植物标本，在其中发现了他梦里的 *Asplenium* 并认出了所附拉丁文名字里他自己的手迹。现在可以建立关联了。这名友人的一个姐妹于1860年——做蜥蜴梦两年前——在结婚旅行时拜访了德尔伯夫。她当时把给她兄弟的这本纪念册带在身边，而德尔伯夫花气力在一名植物学家口授下给每种弄干的小植物加写拉丁文名字。

偶然事件的眷顾使这个例子如此值得告知，这种眷顾使德尔伯夫有可能再把此梦内容的另一部分追溯到它被遗忘的来源上。1877年的一天，有一册旧画报落到他手里，他看见其中描摹着整队蜥蜴，就像他1862年梦见的那样。这本画册的年份是1861，而德尔伯夫记得，从杂志出版时起，他就属于其订户之列。

梦支配清醒时所不可企及的回忆，这是个如此值得注意而理论上意味深长的事实，使我想通过讲述别的“记忆增强的”梦来加强对它的注意。莫里讲述道，有段时间，他白天经常想到 *Mussidan* 一词。他知道，那是一座法国城市名，但别的一无所知。一天夜里，他梦见与某个人闲聊，此人告诉他，来自米西当，对他提出这座城市在何处的问题，给出的回答是：米西当是多尔多涅省的一座县城。醒来后，莫里不相信梦里得到的情况；地理词典却告诉他，情况完全正确。此事例证实了梦知道得更多，却未追踪到这种学识被遗忘的来源。

耶森讲述了（《试论心理学的学术根据》，1855年，第551页）出自更古时候的一个完全相似的做梦事件：“属于此类的还有更老的斯卡利杰尔的梦（海宁斯，《论梦与夜游者》，1784年，第300页），他写了一首诗称赞维罗纳的名人，有个自称布鲁尼奥卢斯的人在他梦中出现，抱怨被遗忘了。尽管斯卡利杰尔想不起来曾经听说过此人，他还是为此人作了诗，而其子后来在维罗纳获悉，以前有这么个布鲁尼奥卢斯作为批评家就在那里出名。”

① *Asplenium ruta muraria*——译注

② *Asplenium*——译注

德埃尔韦·德圣德尼侯爵讲述了一个记忆增强的梦^①，此梦的特性异常突出，在随后的一个梦里完成对起初未被认清的记忆的验明（据瓦希德）：“我有一次梦见一个有金黄色头发的少妇，我看见她与我姐妹闲聊，她一边给后者看她的刺绣品。在梦里，她让我觉得很面熟，我甚至以为见过她多次。苏醒后，这张脸还鲜活地在我面前，我却绝对无法认出它。我就又入睡，梦象重复了。在这个新的梦里，我就与金发贵妇攀谈，问她，我是否已经有幸在某处遇见过她。‘当然，’贵妇答道，‘您只要回忆波尔尼克海滨浴场。’我马上又醒过来，知道自己肯定会想起与这张妩媚的梦中脸庞相连的细节。”

同一作者（在瓦希德处）告知：一名他熟悉的音乐家一次在梦里听到一段觉得全新的旋律。若干年后，这名音乐家才发现它记在一本旧乐曲集里，他依旧记不得以前手里有这本集子。

据说迈尔〔《记忆增强的梦》，1892年，《心灵研究会公报》，第8卷，第362页〕在一处发表过此类记忆增强睡梦的汇编，可惜我无法见到（《心灵研究会公报》）。我以为，每个研究梦的人都必定会承认为一个相当寻常的现象的是，梦为知识与记忆作证，清醒者臆想不拥有这些知识与记忆。我以后会报告对神经质者的心理分析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每周多次能够用患者的梦向他们证明，他们相当了解引文、污言秽语之类，尽管他们在清醒状态时忘却了，他们在梦里使用它们。我还想在此告知一个睡梦记忆增强的无伤大雅事例，因为在此事例中，可以很容易找到只有梦可以接近的认识的来源。

一名患者在一个较长久的背景中梦见，他在一家咖啡屋里让人上了Kontuszówka，讲述后却问，这可能是什么；他说从未听说过这名字。我可以回答，Kontuszówka是一种波兰烧酒，他在梦里不可能虚构这种酒，因为我从招贴画上早就知道这名字。此人起先不愿意相信我。若干天后，他让其在咖啡屋里的梦成了现实后，他注意到一张招贴画上的名字，而且在一处街角，他几个月来白天必定至少两次经过此街角。

我本人在一些梦里体验到，^②就揭示梦的各要素的来源而言，人们依旧多么强烈地依赖偶然事件。比如在我撰写本书之前的岁月里，一幅构造相当简单的教堂塔楼的图景缠绕着我，我想不起来见过这座教堂塔楼。后来我突然在萨

①〔此段和下一段于1914年添加。〕

②〔该段于1909年添加。〕

尔茨堡与赖兴哈尔之间的一个小站上认出它，而且完全肯定。那是九十年代后期，而我1886年首次驶过这一线段。后面几年里，当时我已经深入研究梦，某处奇怪场所的梦象经常重现，对我而言变得简直讨厌。我在与我本人有关、我左面的特定地点看见一个阴暗的房间，有若干怪诞的砂岩雕像从里面闪现出来。我不愿真正相信的一丝记忆告诉我，这是进入啤酒馆的入口；我却没有成功地澄清，这幅梦象会意味着什么，它又来自何处。1907年，我偶然前往帕多瓦，我很遗憾，自1895年以来，没能再度游览该地。我在这座美丽大学城的首次访问一直不令人满意，我没能参观阿雷纳圣母院里乔托的湿壁画，在通向那里的街道上中途折回，当时人家通知我，当天小教堂关门。十二年后，第二次访问时，我想着补偿自己，就首先寻找前往阿雷纳圣母院的道路。在通向它的街道旁，在我行路方向的左手，很可能在我1895年折回之处，我发现自己在梦里如此频繁见到的地方，连同包含在其中的砂岩雕像。那确实是进入餐馆花园的入口。

睡梦从来源之一取得用于再现的材料，有时是在清醒的思维活动中记不起来、未被使用的这种材料，来源之一是童年生活。我只列举若干著作者，他们注意到并且强调这点：

希尔德布朗特（《梦及其用于生活》，1875年，第23页）：“已经明确得到承认的是，睡梦间或以奇妙的再现力把出自遥远时光的非常久远、甚至被遗忘的事情经过忠实地送回我们的心灵前面。”

施特吕姆普尔（《梦的本性与形成》，1877年，第40页）：“如果注意到，梦如何时而仿佛从最深广的湮没中把各场所、事情、人员的图景完好无损、带着原初的新鲜再度抽出来，这些湮没把后来的时光存放到最早的青年经历上，事情还会加剧。这不仅仅限于此类印象，它们在其产生时赢得鲜活的认识或者与强烈的心理价值相连，后来在梦中作为真正的回忆重现，苏醒的意识对这些回忆感到高兴。更确切地说，睡梦记忆的深度也包含最早时光的人员、事情、场所与经历这些图景，它们或者只具有些微的意识，或者没有心理价值，或者早就失去了这样那样，因而无论在梦里还是在苏醒后都显得全然陌生而不熟悉，直至发现其早先的起源。”

伏尔盖特^①（《梦幻想》，1875年，第119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童年与青年回忆多么愿意入梦。我们早就不再想起之事，早就对我们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之事：梦不倦地提醒我们这些。”

众所周知，童年材料大多是有意识的记忆力的空白之处，梦控制童年材料，提供契机形成有趣的记忆增强的梦，我又想告知这些梦的若干例子。

莫里讲述道，他孩提时，经常从其故乡莫（Meaux）前往位于附近的特里尔波，其父在那里主持建造一座桥梁。一天夜里，梦把他调向特里尔波，让他又在城里的街道上玩耍。一个穿着一制服的男人靠近他。莫里问其名字；他自我介绍他叫C……是守桥人。醒来后，莫里对记忆的真实性仍在怀疑，就问自他童年时起就在他身边的一名女仆，能否记起叫这名字的一个男人。“当然，”回答是，“他是令尊当时所造桥的看守人。”

莫里报告了一个例子，同样很好地证实了梦中出现的童年回忆很可靠。他说有一名F先生，孩提时在蒙布里松长大。此人在出外二十五年后，决定访问家乡和从那时起未曾见过的家族老友。启程前夜，他梦见自己在目的地，在蒙布里松附近偶遇一名从外貌上看他不认识的先生，这名先生告诉他，自己是T先生，是其父执。做梦者知道，他孩提时认识叫这名字的一名先生，清醒时却再也记不起这名先生的外貌。若干天后，他就真正抵达目的地，重新找到他曾认为不熟悉的梦中场所，邂逅一名先生，他马上认出后者是梦里的T先生。真人只是比梦象所显示的老多了。

我可以在此讲述一个自己的梦，其中能够回忆的印象由一种关系来代替。我在一个梦里看见一个人，我在梦里知道，那是我乡地的医生。他的脸不清晰，形象却与我对一名在文理中学的老师的想象混合起来，我如今还偶尔遇见这名教师。何种关系把这两人联系起来，我清醒时就无法找出来。但我向家母询问那些我最初那几年儿童岁月时的医生时，我获悉他独眼，而那名文理中学教师也是独眼，后者的形象覆盖了梦中医生的形象。有三十八年了，我再也没见过那名医生，而据我所知，我在清醒状态时从未想到过他^②，尽管额上一块疤

① 约翰纳斯·伊曼努埃尔·伏尔盖特（1848—1930），德国哲学家，“批判性理想——现实主义”与批判性形而上学的代表。——译注

② [该句逗号后最后部分于1909年添加，包含在直到1922年的所有后来版本中，此后却再度删去。后面涉及的同一人只有暗指这句话略去的末尾，才有意义。可能是弗洛伊德在后面描写的后果为落下疤的那场事故。此梦还在弗洛伊德1916—1917年第13次讲座中提及（研习版），第1卷，第206页。]